

古椎史料

湖北方志卷



袁艳梅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古傩史料

湖北方志卷

袁艳梅 主编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宝玉柱
版式设计:杨光宗
封面设计:赵国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傩史料·湖北方志卷 / 袁艳梅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8
ISBN7—81056—583—4
I. 古… II. 袁… III. 傩戏—文化史—史料—湖北省
IV. J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677 号

古傩史料·湖北方志卷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中国互联网地址: <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E-mail): nckpm@public.bta.net.cn
电 话: 68472815 68932751 传真: 68932447
印刷者: 建始县文化局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583—4/J·48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傩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属巫文化系统。我国的傩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主要传播于南方以农耕为主的民族之中。大量资料表明，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已经有了颇具规模和体系的傩祭傩仪活动，而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此类记载更是不绝如缕，了无间断。直到当代，我国仍有二十多个省区的近四十个民族保存着自己鲜活的巫傩文化资源。

傩在本质上是一种巫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巫术活动都可称之为傩。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巫术活动，它的特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傩事活动的原始目的和主体目标是驱逐疫鬼，因此是一种驱赶巫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傩俗经历了由傩祭至傩戏，由娱神到娱人的演变，傩事也渐渐泛用以祈求神灵的福佑。但是，这种“祈福”仍是以“禳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驱逐疫鬼仍是傩事活动的主题。其二，傩文化最直观的特征是傩面具的使用。当然，并非所有的面具文化都属于傩文化的范畴，但是，整体上说凡傩必有面具（或其变异）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这样认为，傩面具是傩文化标志性的器物，进行傩事活动的人们正是借助这些面目凶狠、光怪陆离的面具，来增加自己驱鬼逐疫、禳灾祈福的神力和胆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傩的实质是一种驱赶巫术，其形

式是假面跳神。傩文化集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美术等相关内容于一体，具有极高的认识、研究和开发的价值。

湖北省是我国传统傩文化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从主体上看，湖北传统的傩文化属巴楚巫文化圈，同时又与其周边的中原傩文化和百越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隆盛不衰的古傩习俗曾遍布于湖北各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并为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文献和口碑资料。湖北的傩文化，大体还可划分两个亚文化圈：其一为汉傩文化圈，除鄂西南外的大部分湖北省地区属之；其二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土家族）傩文化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属之。汉傩地区多平原缓丘，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更新快速，故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则山高林深，文明进程和文化更新相对缓慢，因此，更多地保留着尚生存于民间的傩文化的活化石。还应指出的是，湖北省九省通衢的地位，鄂西南处于我国东西分区和南北划界座标点的区位，使湖北地区成为历史上各种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互动的枢纽和要冲，因此，这里的傩文化遗产形态丰富，涵蕴深厚，具有独特的研究和开发价值。

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的傩文化热和傩学热已有了近二十年的历史，其间硕果纷呈，从而使我国的傩文化走出中国，推向世界。相形之下，我们对湖北省，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傩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宣介，就显得相对滞后，不但与傩文化圈内的兄弟省市存在

差距，而且也与湖北省自身所拥有的傩文化资源的价值和地位不相称。在这样的形势下，袁艳梅同志编纂的《古傩史料·湖北方志卷》的出版，无疑是傩学界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也是古籍整理、民族学界、尤其是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该书资料详实，内容丰赡，既有数百种方志及相关文献的撷英，也有多年来湖北傩文化研究成果的选录，是作者历经近十年光阴焚膏继晷、披沙简金的心血和识智的结晶。有感于此，奉作者之托，欣然为序，并以此祝愿我们的傩文化研究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新的局面。

A large, expressive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the author or a related figure,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3年8月于桂花园

目 次

序	1
前言	1
一、总志	14
二、武汉地区	26
三、荆州地区	34
四、黄冈地区	47
五、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60
六、咸宁地区	74
七、宜昌地区	78
八、 鄂阳地区	90
九、孝感地区	96
十、襄阳地区	106
附录 1: 婺文化研究资料索引 (1980—2000)	110
附录 2: 湖北婺文化研究论文选	144
附录 3: 婺祭婺戏婺面具	199
后 记	205

前　　言

(一)

本课题来源于 1993 年 4 月全国民族高等院校图书馆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的“傩文化研究资料开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就全国地方志中傩文化资料整理开发达成了共识，并就相关搜集整理和格式进行了部署安排，湖北民院图书馆承担湖北省地方志古傩史料的搜集整理。会后，我馆老馆长祝义森先生做出安排，将任务落实到民族文献部，并决定由我主要负责。此后，我和钟贤超同志先后到湖北省图书馆、恩施州图书馆等处，查阅了 450 多种地方志和相关文献资料，经过认真筛选、摘录、编辑，并请民族学田万振教授、文学院谭峰教授等反复审稿后，才形成了现在这个版本。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作为图书馆人能为傩文化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为推动傩文化的研究做出一点点贡献。快十年了，我们在文献的搜集整理过程中，也加深了对傩文化研究的认识。

什么是傩？过去大多根据汉文献的记载，认为傩是“驱疾赶鬼，祈福禳灾”祭祀活动。有学者也认为“傩”是“难”的假借字，本作“鶡”，“鸟”也，“堇”声。林河先生也认为是一种鸟，进一步从民族语言学角度证明“傩”来自于百越民族的主言 Nuo。我以为“傩”，本意为“人”，傩的功

能就是“驱鬼逐疫，祈福禳灾”。根据贵州铜仁地区土家族的传说，东山圣公和南山圣母就是傩堂戏中的傩公傩母，两人原是兄妹俩人。妹妹因得了鸟送来的葫芦种，七天后结出大葫芦，天降大雨而涨洪水，世上人淹完了，兄妹俩因坐在葫芦里而未被淹死。天仙劝他们结婚，于是提出使两堆火烟相连、河两岸柳枝相结、两山滚石磨而合的条件，结果全达到，兄妹俩成亲，繁衍人类。兄妹俩老后，哥哥因喝多酒游到皇宫，被皇帝所杀，头漂河里，妹妹因洗衣见到漂来的脑壳，并祭祀之。皇帝得知此事又杀了妹妹。兄妹俩人头长泡水里却总不腐烂发臭，总不分离。两个头骨被放牛娃捡来供在山洞内，两人显灵，救了生病的孩子，也救了生病的皇后和三公主。皇帝后悔，他们被封为东山圣公南山圣母，升天而去。以后，人们为了消灾赐福，就雕了两个人的头像，供在正坛中央，唱傩堂戏祭祀。湖北恩施州的还坛神中也供傩公傩母。我听巫师们说，傩公傩母就是伏羲兄妹俩。两种说法，一个内涵。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抗御自然的能力有限，人类只得依赖人类的自身再生产，靠群体力量，来延续自己。所以，人类对自己的祖先极为崇拜信仰，各个民族都造出类似的神话来。土家族语言称男人为“糯巴”，称女人为“傩嘎尼”，称小男孩为“倮倮毕”，意为小男人。与此种语言相近的彝语也称“人”为“倮”。“傩公”、“傩母”应是土家语与汉语的混合词，意为“人类的老公公”、“人类的老祖母”。“傩公”、“傩母”的构词法与土家语构词法完全一样。现在土家族地区使用汉语时还保留原来民族语言的构词特征。他们在街上买鸡时，常常这样问话，“你这个鸡公多少钱一斤？”“你这个鸡母多少钱一斤？”值此，我们

可以看到，“傩”的本意就是“人”或“人类”。以往汉文献中讲“傩”是“驱鬼逐疫”，“祈福禳灾”，这只是从“傩”的功能角度来解释的，并没有解释“傩”的本身意义。^①

傩有其自身发展过程，最早是傩祭，后来发展到傩戏。我们从土家族传说中看到，傩诞生在父系时代初期。兄妹成婚的传说，反映了人类社会有个“知母不知父”群婚制的母系时代，后来人们从对偶婚中逐渐意识到性与子孙繁衍的关系，人类逐渐进入父系时代，所以，传说中兄妹成婚，然后才有人类，表明母系向父系的过渡。中华民族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时代正是父系社会开始时代。汉文献记载傩产生于黄帝时代。那时傩祭的原生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初的傩祭仪式不会很复杂，主持人是方相氏。方相氏就是巫，也可能同时兼为氏族首领。那时神权与部族权力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只有人神相通的巫，才能率领整个部族的人们。那时人们只有集合在祖先的旗帜之下，才可以战胜自然而生存下来。

傩祭出现后，会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演变。进入文明社会后，官府也会驱鬼逐疫和祈福禳灾，就是官傩。宫廷里的傩祭就称为宫傩。战争中，人们也要祈福禳灾，借用神的力量来战胜敌人，所以有军傩。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把傩祭制度化，纳入礼制的范畴，认为他们的傩祭才正统而称为大傩，民间老百姓的傩祭便被称为乡傩。文明社会里，由于人们被划分为各种等级，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们条件不一，环境不一样，所以，祭祀仪式差

^① 见后田万振《恩施“还坛神”的原始宗教信仰遗存初探》一文。

异很大,产生出类傩事象种种,傩也会有各种称呼,如师公戏、天王愿、还坛神、傩愿等等。由于傩本身为了取悦各种神灵,所以就有娱神内容,发展到后来就是戏剧,就有娱人内容。况且古代社会里娱神与娱人很难分开,或曰娱人娱神就是有机的统一。例如,土家族的毛古斯就是跳几圈,问一次话,问事当然是一桩桩地问,因而就成了戏剧的雏型,这里谁又能把戏剧和祭祀分开来?应当说,戏剧是城市发展起来后,根据傩祭发展而来的。傩戏应源于傩祭,同时又具备傩祭功能。总之,傩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甚至包括流传范围都有过发展过程,国内有各种傩,国外如日本也有“追傩”等等。

各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都曾有过灵魂不灭的观念,都有祖先信仰、图腾信仰阶段。人与神之间,必然有个媒介,那就是巫。只不过因民族文化符号不同而对巫的称呼不一,如土家族称巫为“梯玛”,汉语称“方相氏”等等。为了驱鬼逐疫,祈福禳灾,都必须由巫来主持傩祭或傩戏。巫在传承傩祭傩戏过程中又不断丰富发展傩文化内容,傩与巫始终不可能分开。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全世界各民族都曾有过傩。从现存的傩文化看,巫是各民族文化的传人。各民族曾有过巫崇拜。巫在各民族发展中起到极关键的重要作用。就是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离开民族文化。最简单的一点,无论民族发展到什么时代,只要民族还存在,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音乐,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舞蹈,更不可能离开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如民族的内聚力,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等。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傩文化的研究热潮兴起，是很有道理的。傩文化研究可以把世界各民族拉得更近，或者说，傩文化研究可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认同，让人们彼此间更为了解。21世纪到来，世界局势发展变化很大，面对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矛盾的解决，各民族都要求共同发展等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傩文化研究促进相互了解和文化认同，逐步化解这些矛盾。同时，傩文化研究涉及范围很宽，如戏剧学、民族学、史学、人类社会学、文化学等。傩文化研究需要多学科知识，反过来它也可促进多学科的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间的和谐。

(二)

在湖北古代民俗中，傩俗盛况空前。据乾隆《广济县志》记载：广济县的乡人傩，短则一个月，长则三、四个月；崇阳县更是“秋冬至春月，沿户迎傩”；^①鹤峰州的端公傩神在乾隆时期泛滥到不得不下令禁止的地步。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专门建有傩祠以为祈禳之所。据光绪年间《武昌县志》记，傩神祠，在县东，明成化年间建，俗名大庙，市民以为祈禳之所。^②今天的鄂西南山区仍保存着古傩活化石：傩堂戏、还坛神、茅谷斯等。种种迹象表明：傩文化，在湖北古代风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曲六乙先生认为我国有六大傩文化圈，即北萨满文化圈、中原傩文化圈、巴楚巫文化圈、百越巫文化圈、青藏

① 同治《崇阳县志·域疆·风土》卷一，第79—80页。

② 光绪《武昌县志·祠庙》卷六，第5卷。

苯佛文化圈、西域傩文化圈。湖北傩属于巴楚巫文化圈，介于中原傩文化与百越巫文化之间，其中心沉积带们于今黄冈地区和鄂西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他以荆州地区的沔阳，宜昌地区的远安，郧阳地区的竹溪，襄阳地区的枣阳、光化，孝感地区的应城，咸宁地区的崇阳、通山等县为甚，并辐射周边地带。

其种类如下：

急脚子：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带。各地的急脚子大致相同。傩人朱衣花冠雉尾，执旗鸣锣，俗名急脚子，比户致视，大抵祛疹祈福之语。^①

急脚子会：主要分布在今年沔阳一带。沔俗，五月节作急脚子会，三十六人蒙面具，朱碧辉煌，形状诡异，执旗鸣金，遍走城乡，仿古傩礼之遗。^②

乡傩：主要分布在今年蕲春一带。蕲有七十二家，有清潭保、中潭保、张、王、万、春等名，神、架铜镂金护，制如櫓，刻木为神，首被以彩绘，两袖散垂，项系杂色纷帨，或三神，或五、六犯、七信神为一架焉。黄袍远游冠者，曰唐明皇；左右赤面涂金粉，金银兜鍪者，曰太尉；高髻步摇粉黛丽者，曰金花小娘社婆；髯而翁者，曰社公；左骑细马，白面黄衫如侠者，曰马二郎。行则一人户架前导，大纛雉尾云罕裸塑格泽等旗；曲益鼓吹如王公。迎神之家，男女罗拜，蚕桑疾病，皆祈问焉。其徒数十，列嶂歌舞，非诗非词，长短成句，一唱众和，呜咽哀惋。随设百戏，奉太尉歌跃嶂上，主人献酬三，神酢主人，主人再拜。须臾二蛮奴

① 同治《远安县志·风俗》卷一，第53页。

② 光绪《沔阳州志·志舆·风俗》卷二，第40页。

持继盘辟，有大狮首尾奋进而出。奴问狮何来，一人答曰：凉州来。相与西望而泣，作思乡怀土之歌。舞毕，送神，鼓吹偕作。先立春一日出神于匱，具仪薄，随土牛后，春分后藏焉。崇祯末，无复旧观矣（《顾氏蕲州志》）。

还傩愿：主要分布今来凤、宣恩一带，村民颇信巫觋，疾病不服药，多听命于神。一曰还天王愿，一曰还傩愿。延巫、屠豕、设傩王男女二像，巫戴纸面具，饰孟姜女、范七郎，击鼓鸣锣，歌舞竟夕，巫之类不一，还愿皆名跳神，有破石打胎、捞油锅、上刀竿、降童子等术。其徒自谓能治病、辨盗、驱鬼、禁怪。^①

完罗愿：主要分布今鹤峰县一带。又有祀罗神者，为木面具二，其像一黑一白，每岁于夜间祀之，名曰完罗愿。^②

请端公：主要分布今鹤峰、恩施、建始、来凤一带。巫者谓之端公，病者延之于家，悬神像祈祷。又有祈保平安，或一年，或二、三年。^③

制麟、狮、龙灯、竹马、彩莲船逐疫。新春据金制麟、狮、龙灯、竹马、彩莲船沿门嬉戏，钲鼓爆竹之声震动闾里，盖古人傩以逐疫之义也。^④

演造龙灯逐疫：上元演造龙灯，钲鼓喧阗，亦古乡傩逐疫遗意。^⑤

正宗的大傩、国傩、宫廷傩的傩神是方相氏。《论语

① 同治《来凤县志·风俗》卷二十八，第252页。

② 道光《鹤峰州志·杂述》卷十四，第12—13页。

③ 道光《鹤峰州志·杂述》卷十四，第12—13页。

④ 咸丰《重修枣阳县志·风俗》卷二，第22卷。

⑤ 光绪《应城县志·舆地·风俗》卷一，第41页。

· 乡党 · 乡人傩 · 皇疏》云：“傩，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即时，厉鬼随而为人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执戈扬盾，衣朱裳，口作傩傩之声，以驱疫鬼也。至宋以后，傩神有了较大的变化，主坛傩神已视方相氏，出现了镇殿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如北宋大傩仪：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材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变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理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① 湖北古傩中没有镇殿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等大傩、宫傩等神。

湖北东部的傩神主要是唐明皇、太尉、社公、社婆等。据光绪《蕲州志》载：蕲所祀傩，其神有四，中一黄衣冠如帝者，曰唐明皇，三少年花衣帽从，曰太尉。按《搜神记》，天宝时田氏兄弟三人尚游侠，醉卧遂死。梦于帝曰：臣兄弟蒙赐粉墨，魂不知所归，乞臣何职？帝曰：命汝为傩神，第春阳巡行花柳，可乎？因令郡邑塑三人像，赐号太尉，自是帝屡梦侠三人游。

湖北西南部傩神是端公、罗神、罗公等。

据乾隆《鹤峰州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曾在鹤峰州颁布“禁端公邪术令”，要土著居民各存好心，力行善事，不可妄信傩神怪诞之术，并著令各地保甲，查追妖魔像与装扮刀剑等物，焚毁。自此，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端公

① 《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

神在西南山区的影响。

罗神是由湖南沅湘一带迁入鄂西南山区的居民还愿的习俗，并逐渐渗透于当地土著居民。罗神为木面具二，其像一黑一白，每岁于夜间祀之。

罗公则是由四川传入。按遂林李如石《蜀语》云：坛神名主坛罗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设像于室，西北隅去土尺许，岁暮割牲延巫赛之。考《炎徼纪闻》曰：罗罗本卢鹿而讹，为罗罗有两种：居水西十二营林谷马声漕溪者，为黑罗罗，曰乌蛮；居幕后者为白罗罗，曰白蛮，俗尚鬼，故曰罗鬼。今市吉及田舍间有祀之。以上所称是罗神，为蜀人所祀，而流传于楚，其来已久。^①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湖北古傩神除传入者外，多是湖北先民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创造的，并且往往把有功于民者造为傩神，如孟姜女、范七郎、社公、社婆等。文献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傩虽古礼，近于戏，亦间有行之者，以爵而显功于民者为像，遍行。^②

盛行于湖北古俗的傩俗，对湖北古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从傩仪巫术中得到启示，形成了众多的驱鬼避邪，禳灾治病，祈求丰年的法术，我们将其归结为如下五大类。

第一类：驱鬼术

1. 爆竹驱鬼。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性鬼；^③

① 道光《鹤峰州志·杂述》卷十四，第12—13页。

② 同治《通山县志·风俗》卷一，第54页。

③ 嘉庆《湖北通志·政典三·风俗》卷二十二，第2页。

2. 门上贴画鸡、悬苇索、插桃符驱鬼。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①
3. 灭灯、打门、捩狗下驱鬼鸟。人日夜多鬼鸟，曰夜行游女，有小儿家不可露衣物，此鸟夜飞，以血点之，儿辄癆。又有鬼车鸟，能入人家，收人魂气。荆人夜闻其声。则灭灯，打门，捩狗耳以厌之；^②
4. 五彩篓系臂驱鬼。端午，采艾，是日采杂药，掘百草竞渡，以五彩篓系臂，辟兵及鬼；^③
5. 赤豆粥驱鬼。冬至，作赤豆粥，以禳厉鬼；^④
6. 门上书“神荼郁垒”驱鬼。元旦，写神荼郁垒四字贴门上，按东海度朔山有神，一神荼，二郁垒，领众鬼之恶害者，执其苇索，而用食虎；^⑤
7. 扮狮子，戴鬼面，持斧跳舞驱鬼。立春前三日，民扮狮子，戴鬼面，持斧跳舞，里门绅士之家，并索其室，狮能鬼故也，即古方相氏傩以逐疫遗意；^⑥
8. 收兵，放兵。蕲俗，七月朔夜，于景佑真君庙伐鼓，吹螺，以小钲巡于市，名放兵；望夜如之，名收兵，后谓鬼也；^⑦
9. 燃芦苣驱鬼。正月末日夜，芦苣火照并厕中，则百

① 嘉庆《湖北通志·政典五·风俗》卷二十二，第2页。

② 嘉庆《湖北通志·政典五·风俗》卷二十二，第2页。

③ 《明代监利县志汇编·杂志篇》第八卷，第93页。

④ 康熙《监利县志·风土志·礼俗》卷五。

⑤ 同治《公安县志·风俗》，第87页。

⑥ 同治《大冶县志·风俗》卷一，第8页。

⑦ 嘉庆《湖北通志·政典五·风俗》卷二十二，第5页。